

唐宗海先生著

中西六種

瀛洲書屋藏板

本草問答

中西精義

金匱補正

傷寒補正

血正論

醫易通解

民國三年季冬月新刊

本草問答

渝城瀛洲書屋藏板

敘

余自去冬遊於粵省得遇張君伯龍天姿英敏文史淹通留心世故而不習舉業真達人也其父墨園曾膺張香帥保薦循吏政治勞心每生疾疢伯龍以人子須知醫寢饋方書於今七年前春其父偶感時證病象危險羣醫無策伯龍極力救治頓獲安全國手之名一時騰噪乃益留心醫理與余邂逅便留講貫謂余所著中西各種醫書於病源治法固已詳矣而獨少本草未免缺然余曰吾所論著已厲藥性且本草業經充棟何煩再贅伯龍曰不然諸家本草揚厲鋪張幾于一藥能治百病及遵用之卒不能治一病者註失之泛也又或極意求精失于穿鑿故託高遠難獲實效且其說與黃炎仲景諸書往往刺謬若不加辨正恐古聖之旨不能彰著于天下近口西醫釋藥每攻中醫適能中中醫之弊而中國醫士不能發西人之覆徒使西藥流弊又增甚于中國本草之禍豈淺鮮哉甚矣本草自晉唐以後千歧百出極于綱目幾令人

目迷五色三家注力求深奧轉多晦義徐靈胎冠絕一時頗合經旨惜其時無西人之說未能互證以注本經今先生博通西醫參合黃炎仲景之書以折衷于至當若不將本草發明其流弊又誰救哉雖西國異產及新出藥品不能盡行論列但使揭出大義舉一反三則據此以求無論中西各藥見於目而嘗於口便可推例以知其性矣幸毋隱秘不宣性先生明以教我余以伯龍此言甚摯因與問答而成是書時

大清光緒十九年歲在癸巳仲春月蜀天彭唐宗海容川敘

本草問答卷上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著

受業登州張士讓伯龍忝

問曰藥者昆蟲土石草根樹皮寺物與人異類而能治人之病者何也答曰天地只此陰陽二

氣流行而成五運金木水火土為五運對待而為六氣風寒濕燥火熱是也人生本天親地即秉天地之五運六氣

以生五臟六腑凡物雖與人異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氣以生特物得一氣之偏人得天地之全

耳設人身之氣偏勝偏衰則生疾病又借藥物一氣之偏以調吾身之盛衰而使歸於和平則

無病矣蓋假物之陰陽以變化人身之陰陽也故神農以藥治病

問曰神農嘗藥以天地五運六氣配人身五臟六腑審別性味以治百病可謂精且詳矣乃近

山西洋醫法全憑剖視謂中國古人未見臟腑託空配藥不足為憑然歟否歟答曰不然西人

初創醫法故必剖剖方知臟腑中國古聖定出五臟六腑諸名目皎然朗著何必今日再用剖

割之法當神農時。創立醫藥。或經剖視。或果聖人洞見臟腑。均不必論。然其定出五臟六腑之名目。而實有物非親見臟腑者。不能妄得謂古之聖人。未曾親見臟腑耶。靈樞經云。五臟六腑。可剖而視也。據此經文。則知古聖已剖視過來。且西洋剖視。只知層折。而不知經脈。只知形迹。而不知氣化。與中國近醫互有優劣。若與古聖內經本經較之。則西洋遠不及矣。

問曰。西人謂彼用藥全憑試驗。中國但分氣味。以配臟腑。未能試驗。不如西法試驗之為得也。其說然歟。答曰。中國經神農嘗藥。定出形色氣味。主治臟腑百病。絲毫不差。所謂嘗藥。即試驗也。歷數聖人之審定。蓋已詳矣。豈待今日始言試驗哉。

問曰。辨藥之法。以形色氣味。分別五行。配合臟腑。生治百病。是誠藥理之大端矣。而物理相感。又有不在形色氣味上論者。譬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針。陽起石能飛升。蛇畏蜈蚣。蜈蚣畏蟾蜍。蟾蜍畏蛇。相刺相畏。均不在形色氣味上論。又何故也。答曰。此以其性為治者也。夫辨藥之形。

色氣味。正以考其性也。果得其性而形色氣味之理已賅。故凡辨藥先須辨性。有如磁石久則化成鐵。是鐵之母也。其引針者同氣相求。子來就母也。以藥性論之。石屬金而鐵屬水。磁石秉金水之性而歸於腎。故其主治能從腎中吸肺金之氣以歸於根。琥珀乃松脂入地所化。松爲陽木。其脂乃陽汁也。性能粘合。久則化爲凝吸之性。蓋其汁外凝其陽內斂。擦之使熱則陽氣外發。而其體粘停。擦使冷則陽氣內返。而其性收吸。故遇芥則粘吸也。人身之魄陽也。而藏於肝血陰分之中。與琥珀之陽氣斂藏於陰魄之中。更無以異。是以琥珀有安魂定魄之功。西洋化學謂磁石琥珀內有電氣。其能吸引者皆是電氣。發力能吸引之也。有陰電有陽電。凡物中含陽電者遇有陰電之物卽吸。含陰電者遇有陽電之物卽吸。若陰電遇陰電之物卽相推。陽電遇陽電之物亦相推。其論甚悉。琥珀能拾芥而不能吸鐵。磁石能吸鐵而不能拾芥。以所含之電氣不同也。然西人單以氣論。猶不如中國兼以質論。則其理尤爲顯然。磁石之質類鐵。

故以類相從而吸鐵琥珀之質能粘故以質為用而拾芥辨藥性者所貴體用兼論也陽起石生於泰山山谷為雲母石之根其山冬不積雪夏則生雲積陽上升故或乘火氣而上飛或隨日氣而升騰也凡人病陽氣下陷陽物不舉者用以升舉陽氣亦以陽助陽之義而已矣蛇形長是水秉氣則曲折是秉水氣在辰屬巳在象居北在星象蒼龍總觀於天知蛇只是水木二氣之所生也蜈蚣生於南方乾燥土中而味大辛是秉燥金之氣所生蛇畏蜈蚣者金能刺木也蜈蚣畏蟾蜍者以蟾蜍秉水月之精生於濕地是秉濕土之氣所生濕能勝燥故蜈蚣畏蟾蜍也蟾蜍畏蛇則又是風能勝濕木能尅土之義趁此以求則凡相畏相使相反之理皆可類

推

問曰物各有性而其所以成此性者何也答曰原其所由生而成此性也秉陽之氣而坐者其性陽秉陰之氣而生者其性陰或秉陰中之陽或秉陽中之陰總視其生成以為區別蓋必原

一物之終始與乎形色氣味之差分而後能定其性矣。有如人參或謂其補氣屬陽或謂其生
津屬陰只因但論氣味而不究人參所由生之理故不能定其性也。余曾問過關東人並友人
姚次梧遊遼東歸言之甚詳與綱目所載無異。本草綱目載人參歌曰三稜五加背陽向陰若
來求我椴樹相尋我所聞者亦云人參生於遼東樹林陰濕之地又有人種者亦須在陰林內
植之。夫生於陰濕秉水陰潤澤之氣也故味苦甘而有汁液發之爲稜三五葉陽數也。此苗從陰
濕中發出是由陰生陽故於甘苦陰味之中饒有一番生陽之氣。此嘗可嘗而得之也。人身之
元氣由腎水之中以上達於肺生於陰而出於陽與人參由陰生陽同一理也。所以人參大能
化氣氣化而上出於口鼻卽是津液。人參生津之理如此非徒以其味而已然卽以氣味論甘
苦中含有生發之氣亦只成爲由陰出陽之氣味耳。問曰人參不生於東南而生於北方古生
上黨今生遼東高麗皆北方也此何以故答曰此正人參所由生之理不究及此尙難得人參

之真性也。蓋北方屬水於卦為坎。坎卦外陰面內陽。人參生於北方。正是陰中之陽也。坎卦為
 水。天陽之氣皆之於水中。觀西人以火煎水。則氣出而氣着於物。又復化為水。知水為氣之母。
 氣從水而出矣。人身腎與膀胱屬水。水中含陽化氣。上行出於口鼻。則為呼吸。充於皮毛。則為
 衛氣。只是腎與膀胱。水中之陽化氣而充周者也。故內經曰。膀胱者。洲都之官。氣化則能出矣。
 此與天地水中含陽化而為氣。以周萬物。本屬一理。水在五行屬北方。人參生於北方。秉水中
 陽氣。故與人之氣化相合。所以大能補氣。不獨人參為然。凡一切藥皆當原其所生。而後其性
 可得知矣。夫生於北方。有陰中之陽藥。則知生於南方。有陽中之陰藥。如硃砂是人參屬水之
 陽丹砂。則屬火中之陰丹砂。生辰州者。名曰辰砂。世人用硫黃水銀二物。鍛鍊變為赤色。以膏
 辰砂。又有靈砂。亦用二味鍊成。名曰二氣砂。皆謂其有補坎填離之功。法本於抱朴子。因抱朴
 子鍊丹砂服之。而仙後人。遂有爐鼎之術。沿襲至今。尚有辰砂靈砂兩藥。均用硫黃水銀二味

鍊成者也。水銀乃石中之陰汁，硫黃乃石中之陽汁，合而鍛鍊，返水銀之陰而盡歸於陽，變爲纔赤。與丹砂之色無異，但由人力造成陰，返爲陽，是陰已盡而陽獨存，且有火鍊之毒，以之助陽，退陰則可以補陽，益陰則不可。不及丹砂由天地自然鎔鑄而成，陽中含陰，外露火色，內含水陰。夫造靈砂辰砂者，須用硫黃水銀二味合鍛，乃能變成紅色，則知丹砂亦必具硫黃水銀相合之性，乃變化爲純赤之色也。但丹砂是天地陰陽之氣自然鍛鍊，不假火力，極其神妙，非可以水銀硫黃分論丹砂也。火體之中含有水氣，故丹砂能入心，益陰以安神。又取水銀法將丹砂燒之，卽出旣燒之砂，脚不足用，以其內之陰汞已走，陽中無陰也。水銀有毒，積陰無陽也。要之合硫黃水銀而作靈砂辰砂，非陽中含陰之性，分水銀砂脚爲二物，則尤陰陽各異，均非硃砂之本性。惟天地南方離火自然鎔成之硃砂，外具火色，內含水陰，合乎離卦外陽內陰之象。離中之陰坎之水也。硃砂火色而內含水銀，卽離火中含坎水之象，故能補坎之水以填離。

宮養血安神此爲第一此可與人參對勘人參秉水之陽而補氣硃砂秉火中之陰而養血一
生北方一 生南方就此二物便知南北水火陰陽血氣之理矣夫南北水火雖非截然究之各
有所屬故北方屬水多生氣分之藥如黃芪是也南方屬火多生血分之藥又如肉桂是也
問曰黃芪或生漢中或生甘肅或生山西或生北口外今統以北方立論有理否答曰雖不必
截然在北然其爲性實皆秉北方水中之陽氣以生其主北方立論則就乎得氣之優者而言
故黃芪以北口外產者爲佳蓋天地之陽氣均由土下黃泉之水中透出於地面上於天爲雲
霧着於物爲雨露交於人爲呼吸只此水中之氣而已人身之陽氣則由腎與膀胱氣海之中
發出上循三焦油膜以達於肺而爲呼吸布於皮毛而爲衛氣亦只此水中之氣而已矣水在
五行以北方爲盛故補氣之藥皆以北方產者爲良漢中甘肅所產黃芪根體多實氣不盛而
孔道少山西所產體畧虛鬆以氣畧盛內有通氣之孔道故畧虛鬆猶不及北口外所產者其

體極鬆以內中行水氣之孔道更大故知其氣爲更盛蓋黃芪根長數尺深入土中吸引土下
黃泉之水以上生其苗葉氣卽水也引水卽是引氣根中虛鬆大者所引水氣極多故氣盛
而補氣人身氣生於腎由氣海上循油膜而達口鼻與黃芪之氣由鬆竅而上苗葉者無異芪
之鬆竅象人身油膜中亦有通水之鬆竅油膜者三焦也故謂黃芪爲三焦油膜中藥其能托
裏達表皆取黃芪從油膜中而上行外通之義也且黃芪外皮紫黑水火之間色也惟其秉水
中之陽氣故成此水火之間色三焦相火水中之陽名曰少陽黃芪中通象三焦引水泉之氣
以上生苗葉是秉水中之陽而生者也故有水火之間色而爲三焦之良藥其氣類有如是者
芪之內理色黃味甘土之色味也黃芪入土最深又得土氣之厚所以黃芪又大補脾今人不
知身中綱膜是三焦又不知綱膜上之膏油卽是脾之物不知膜與油相連又安知黃芪補脾
土達三焦之理哉能知綱膜是三焦膏油屬脾土則知黃芪歸脾經達三焦之理矣問曰肉桂

生於南方秉地二之火以入血分固矣。乃仲景腎氣丸用之。取其化氣而非取其化血。此又何說。答曰。血無氣不行。氣無血不附。血氣二字原非判然兩端。目其化氣乃仲景之妙用。非肉桂之本性也。人身之氣生於腎中。一陽則借鼻孔吸入之天陽。心系引心火下交於腎。然後蒸動腎水。化氣上騰。出於口鼻。仲景腎氣丸多用地黃山藥丹皮茱萸以生水。用苓澤以利水。然後用桂導心火以下交於水。用附子振腎陽以蒸動其氣。肉桂能化氣者如此。乃仲景善用肉桂之妙。非肉桂自能化氣也。若單用肉桂及合血分藥用。則多走血分。不是氣分之藥矣。又如桂枝色赤味辛。亦是入心肝血分之藥。而五苓散桂枝甘草五味湯均取其入膀胱化氣。非桂枝自能化氣。實因苓澤利水引桂枝入於水中。以化水爲氣。與腎氣丸之用肉桂其義相近。不得單言桂枝便謂其能化氣也。至如黃芪五物湯治血痺。當歸四逆湯治身痛。皆取桂枝溫通血脈。可知心火生血而秉火氣者入於血分。乃是一定之理。問曰。入氣分入血分。其理未易明也。

請再言之。答曰：秉於天水而生者，入氣分；秉於地火而生者，入血分。氣本於天，味本於地，氣厚者入氣分，味厚者入血分。入氣分者走清竅，入血分者走濁竅。有如大蒜，氣之厚者也，故入氣分；走清竅。上爲目，督而下爲溺。吳海椒，味之厚者也，故入血分；走濁竅。上爲口舌糜爛，而下爲大便辣痛。觀此二物，卽知入氣分、入血分之辨矣。蓋得天水之氣而生者，入氣分；人參、黃芪、長顯者也。外如澤瀉、苡仁，生於水而利水，二物同而不同。苡仁生於莖上，則化氣下行，引肺陽以達於下；澤瀉生於根下，則化氣上行，引腎陰以達於上。百合、花覆，如天之下垂，旋覆、花滴，露而生本天之清氣，故皆入氣分。以歛肺降氣，鍾乳石下垂象天，石又金之體也，故主鎮降肺氣。蛤蚧生於石中，得金水之氣，故滋肺金，功專利水。其能定喘者，則以水行則氣化，無痰飲以阻之。故喘自定。麥冬、天冬，秉水陰者，皆能滋肺以清氣分。龍乃水中陽物，世所用龍骨，采土中石品。非水族也。然旣成龍形，又不飛騰，假石以爲質，潛藏於土中，是秉天水之陽，以歸於地下，故能